

流年记

七月七日槐花雨

魏吉林

七夕时节，槐花如雨。

早晨上班途中，走在人行道上。地上满是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如霜似雪。抬头仰望，路边的一株株槐树抖落满头的雪白，簌簌飘落如白色的雨。不是春日新绽的嫩蕊，是夏末将尽时，槐花攒了一整季的温柔，在七夕时节簌簌坠下。细碎的花瓣像被揉碎的云，沾着晨露，落在草丛的叶片上、停放在路边的车上、徐徐而行的散步老人的白发上，以及步履匆匆的时尚女孩的裙裾上，连檐角的蛛网都缀了星星点点的白。走在路上，仿佛踏进一场轻软的雪，只是这“雪”里藏着蜜似的香，漫过鼻尖时，望着星落如雨，不由得让人想起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

老家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覆盖了院子南半部的大半，姥娘说这树是姥爷的父亲年轻时栽下的，还说它通着七夕的情分，每年七月初七必落一场槐花雨，那是织女见着牛郎时，喜极而泣的泪。小时候总信这话，搬着小板凳坐在树下，仰头看花瓣飘落，总盼着能看见传说里的鹊桥。姥娘总会摇着蒲扇，指给我看天边瑰丽的云霞：“瞧见没？天上的云霞，就是织女织的锦缎。今天你是看不到喜鹊的，七夕这天，天下的喜鹊都飞到天河上搭桥了，一年之中，牛郎织女只有这一天可以在鹊桥上相会。”那时的我，不懂悲欢，只觉得这雨似的槐花真好看，伸手去接，花瓣落在掌心，凉丝丝的，转瞬便蔫了，像极了故事里转瞬即逝的相会。有多少次，我真的信了姥娘的话，在村里大街小巷寻找喜鹊，别说，还真没发现一只——从此，我对喜鹊更增添了几分好感。

长大后读《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才更理解“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惆怅。姥娘说，槐花是织女的泪，可我总觉得，那泪里该藏着两层意思——就像这槐花，昨夜还缀满枝头、簌簌生香，今晨便零落尘埃、悄无声息，明明是繁盛到极致的美，却带着一股子留不住的轻愁。我蹲下身，捡拾起一片沾着露水的花瓣——薄如蝉翼的花瓣上，水珠像凝住的泪，映着飘浮着云朵的天空，竟真有几分“银河清浅”的意趣。

槐花雨落了一年又一年，见证着人间的相聚与别离，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年年岁岁盼相逢，总在这一天，把隔河的思念，酿成人间这场漫天飞舞的槐花雨。

小时候，姥爷最爱吃姥娘做的槐花糕。他告诉我，每年这个季节，姥娘都会提着小竹篮，摘最鲜嫩的槐花，洗净沥干，再加入绿豆粉、核桃仁，以及当年的槐花蜜和临清“春和居”的绵白糖——他特意强调：“蜜得是当年的，糖必须是‘春和居’的，你姥娘说，少一样都不是那个味儿。”拌匀压实后上锅蒸，等两袋烟的工夫就熟了；出锅后趁热切成一寸见方，晾凉了就能吃。吃起来又香又甜，当点心吃，可以吃上半个月。姥娘去世后，姥爷每年七夕都给我说这件事。后来我母亲也学着姥娘的办法，为姥爷做槐花糕，可是我姥爷总是觉得我母亲做的不是味儿——他没说为啥，我却懂，少了姥娘摘槐花时的细心，少了她拌粉时的手劲，也少了她对姥爷的那份心意。姥爷和姥娘，虽说都是普通农民，说不出啥大道理，却一辈子相依相靠、不舍不离；姥娘走后，即便生死两隔，姥爷心里也总留着对她的牵挂，这不正像牛郎织女虽然面对无法飞渡的天河，却仍然隔河相望吗？

我忽然懂了，为什么姥娘说槐花是织女的泪——那泪里不只有别离的苦，更有重逢的甜，藏着岁岁年年不变的等待与牵挂；就像人间的有情人，哪怕隔着山高水远，也总能在某个瞬间，借着一场花雨、一块糕点、一句“我想你”，把两端的思念轻轻连起。

起风了，树叶被吹得沙沙响，槐花便借着这风，飘得更远了——像带着心事的信使，要飘过山川河流，到每一个想念的人身边。

我抬头望向天空，西北方的天空正涌起乌云。小时候，姥娘总说，每年七夕天会下雨，那是牛郎织女相逢时，喜极而泣落下的泪滴。此时我多希望，天能落下雨来——和着簌簌的槐花，一滴、一滴，轻轻落在我的肩头，也落在我的心里。

风物咏

水之交响曲

马连炜

留驾的水，是有调子的。

你听，清晨的留驾大坝先奏起了音乐。薄雾还未散去，坝里的水便踏着鹅卵石的琴键激荡起浪花和水鸟的二重唱，时而低沉，时而激扬。

留驾大坝横卧在白沙河之上，远远望去，恰似一条长龙盘桓在水天之间，坚实而厚重。1600多米的蜿蜒长堤，丈量着岁月的坚韧，无数块岩石垒砌的巍巍坝脊，承载起历史的磅礴。

站在坝上，轻抚着斑驳的坝体，便能让你瞬间感受到时光的温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穷二白的莱州人怀着对生活的向往，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用肩挑，用背扛，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启了这场与大自然艰辛较量的修坝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他们一锹一镐地挖掘，一点一滴地堆砌，独轮车的吱呀声、打夯时的号子声，交织成一曲激昂的奋斗之歌。

水，在大坝的怀抱下，宛如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灰鸟绿树。微风轻轻吹拂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点点涟漪，好似指尖划过吉他，弹出一串甜美又温柔的旋律，最后在空气里慢慢漾开一个个轻灵的尾音。而在大坝的下游，涓涓细流“叮咚叮咚”作响，清新婉转，绕过岭丘，越过沟壑，滋养着成片的庄稼和林木。金黄的麦浪、翠绿的果园、满圈的鸡鸭、遍地的牛羊，焕发出一片生机，那是留驾大坝馈赠给人们最美的礼物。

“轰隆！轰隆！”风卷浪涌，潮起潮落，层层翻滚的浪花拍打着礁石，这声声巨响恍若是大坝写给时代的咏叹调，每一个音符都裹着泥沙的沉重和历史的印记。

沿着大坝前行，不远处便是刚刚落成的留驾水厂。这座现代化的水厂，就像一颗闪烁的明珠镶嵌在水库之畔，与大坝遥相呼应，虽没有大坝的雄伟壮观，却以其科学的布局和先进的工艺，服务百姓，润泽万物。

水厂内，提升泵房、絮凝沉淀池、过滤池、清水池等建筑有序排列。这些建筑如同水厂的“核心器官”，在水流的穿梭下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原水到清水的蜕变。从大坝引来的原水“哗啦”地冲出闸门，好像是谁拨动的琵琶声，奔涌激越，带着河床深处泥土和水草的腥气，一路被急流推动着汇入泵房，经过抽提、絮凝、沉降、过滤等一道道严格的工序，层层净化，再通过长长的输水管线输送到工业园区，为城镇经济和民生服务注入新的活力。清清的水，缓缓流淌，演绎着一首繁荣发展的智慧变奏曲。

正午阳光下，供水人紧张地忙碌着，他们认真地巡查在每处卡点，注视着监控设备里仪表盘上跳动的每一个数字，脚步的轻响和水管里的“汨汨”声应和，那是他们用责任和汗水安全守卫银海工业园区水龙头的奉献之音。

留驾大坝和留驾水厂，一个以雄浑之力托举一水安澜，一个以澄澈之心润泽万家烟火，这一刚一柔，共同奏响了一曲关于水的生命交响乐。

当夕阳的余晖洒落大地，给留驾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大坝的防洪壁，在晚照中显得更加刚毅苍劲，水厂的建筑也在黄昏的光晕里愈发温暖安详，此时，我仿佛看到了供水人辛勤劳作的身影，听到了修坝者当年震撼的号角。

留驾，这片神奇的土地，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水的灵韵和力量，上演着历史与现代的激情碰撞。

诗歌港

关于爱情(组诗)

李德庆

雨季

树被洗得碧绿
我们打着赤脚，走在石径上
就这么走了几个来回
雨水悄悄漫过脚趾

我们把伞压得很低
听，花朵、青草还有大地
谁在诉着相思

雪夜

肩并肩，走着
相顾无言
十指自然地相扣

不急于赶路
靴子踩在雪地上传来
咯吱咯吱的脆响
偶有温柔的对视
掌心的暖让寒夜失去锋芒

就这样走吧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从青丝缕缕到白发苍苍
前方灯火微亮
两行寂静的脚印于岁月深处
若隐若现

向晚

孩子们早已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
很多事情不再追求结果
相信命运，相信每个
自然到来的时辰
与欣喜

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也简单
温热的小米南瓜粥，静静放在桌子上
远离热闹，种植喜爱的花草
带着日渐稀薄的期待，彼此相视一笑

黄昏时分，缓慢走在小径上
听归鸟啼鸣，看漫天云霞变幻
时间悄然流逝，夕阳将我们的背影
拉得很长

告慰

奋进

山顶苍松翠柏间
墓碑如英雄凝眸
当年热血滋润的土地
如今庄稼绿得像翡翠
还有连绵如海的果树
花儿朵朵果实累累
村庄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家家喜事盈门
户户其乐融融
告慰地下的英魂
先辈打下的江山
四季如春